

呼伦贝尔的文化品格

□ 李存葆

人是自然的产物。一个民族的文化,也常是地理与环境的文化。这正如宽广时可响遏行云,绵长时如旋雪回风,婉转时可余音不绝的蒙古民歌长调一样,它只能生发于呼伦贝尔这样的大草原上。

近20余年来,我在造访我中蒙、中俄边防部队时,曾三度穿越呼伦贝尔草原。我没有浪漫诗人的灵感,也不具备菩萨的慧眼,但在领略了呼伦贝尔四季之美景后,也不由一次次感叹上苍造物之诡谲万象。

1 没有百鸟之鸣唱,珍禽之争翔,就不是呼伦贝尔。

呼伦贝尔那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,是天鹅、灰鹤、银鸥、鸿雁、丹顶鹤、蓑羽鹤、白琵鹭等诸多候鸟,北徙南迁的重要驿站。仲春时节,我曾在晖河湿地和乌兰

诺尔湖,观赏过万鸟云集的盛景。那一群群周身洁白的天鹅,舒展着翅羽,在幽蓝的湖上,时而高翔,时而低回,时而在碧波中一起一伏,像一艘艘游弋的小白船;那头顶着丹霞般耀眼红球的丹顶鹤们,则收敛起雪白的蓑毛,举着赤色的长喙,像饱学之

士一样,在湖边踱着优雅的步伐,而靛蓝的湖泊,仿佛是上苍为它们精心设计的镜匣;那颈项或白或黑,脑后翘着小辫样羽翎的蓑羽鹤,站立时只觉得它那流线型的身躯黑白分明,飞翔时却能望见它的躯体竟是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彩纷呈……这些天地间美的精灵,它们的每一根骨骼,每一节肢体,每一条筋脉,每一片羽毛,无一不贯穿着宇宙间的丰沛活力,是呼伦贝尔肥美的水草与邈远的天空,给它们提供了自由生存的机会,也赋予了它们远行万里的定力、耐力及明察天候的神异。

没有繁花似锦,也不是呼伦贝尔。

北国杜鹃是呼伦贝尔的市花。暮春时节,在大兴安岭最长最深的神指峡里,那胭红、金红、橘红、猩红、绯红的杜鹃花,于这峡谷两岸的河边岩旁,壁缝石隙,林中树下,一齐绽蕾怒放。微风徐来,像陈酿一样馥郁的香味,飘洒在空气中,曾令我深深陶醉。这样的场景,在呼伦贝尔的每座山岭的苍松白桦间,会随处可见。北国杜鹃,擎出的是一则则古老而馨香的故事。呼伦贝尔从春到秋,花事不断。翠雀、瞿麦、柳兰、紫菀、毛菊、芍药、山丹、刺玫、苞鸢尾、山丁子、金芙蓉、梅花草、野罂粟、天蓝苜蓿……争芳竞艳,应时开放。这些身着各款“时装”、千娇百媚的“小娘子”们,受了碧水清溪的润泽,受了晶亮甘露的涵濡,受了明丽阳光的温慰,她们即使不能放声曼歌,也要在轻柔的风中欣欣摇曳,也要把襟底怀中的清香,尽情吐泄。她们仿佛要把马背民族那几百阙的情词哀曲,融汇于胸中。

没有百草之吐翡铺翠,还不是呼伦贝尔。

“海拉尔”在蒙语中意为“野韭菜”。海拉尔现为呼伦贝尔市府所在地。它辖区内的草原,凡最翠绿之地,必然生有茎肥叶厚的野韭菜。它们比肩争头,攒攒挤



李存葆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少将军衔。代表作:中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、《山中,那十九座坟茔》;

长篇报告文学《大王魂》、《沂蒙九章》;散文《鲸殇》、《大河遗梦》等。曾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全国报告文学奖、全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奖项。其小说译有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多种文字。

挤,密密连连。我对羊肉并无偏爱,但每次来北国草原,总感到这里的羊肉,吃来不膻不腻,其香郁郁,其味馥馥,一羊上桌百味淡,我常是尽情饕餮,大快朵颐。当地文友告诉我,这是因羊常食野韭所致。在这草原上,野韭虽为寻常之草,但它们却以爱美、爱色、爱香的群体烈情,成为百草中的主宰。每届盛夏,那雪白、月白、露白的野韭花结成的花海,成喷涌之势,铺展到无涯的天边。进得野韭丛中,你便会觉得,野韭以黛绿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,以银白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,去集体展示生命原力的内动,以实现群体生命的彻底痛快。

没有冰雕玉砌的大洁白,仍不是呼伦贝尔。

严冬时节,那一场场大雪,是呼伦贝尔向世界发出的圣洁的敦请和邀约。我曾在大雪过后,目睹过这里森林与草原的雪景。但见山若玉雕,石似晶铸,粉塑千桦,银裹万松;它们与大草原一望无垠的雪野连在一起,共同构成了童话般的银色大天堂。雪的母性般的宁静与端庄,柔软与纯净,磊落与厚重,使我领悟到“精神澡雪”的意蕴。雪国的大洁白,以诗意般的沉默,赐予人们诗意般的思索。希冀、渴望、追恋、向往,是一切生命的本质。奇寒酷冷,并没有降落万物生命的帆篷,而是更加强劲了它们的筋骨。在我眼里,那舞雪举翠的獐子树,那挂银盔、披银甲的兴安松,则像蓄势待发的士兵,在静静等待生命冲锋的号示……

2 我从介绍呼伦贝尔的有关资料上得知,在距今2至3万年前,呼伦湖畔即有古人类活动。呼伦贝尔的草原与森林里,至今仍有3000多种野生植物和400多种野生动物。我们完全可以说,呼伦贝尔几乎包容了大自然的所有色彩,也收藏了人类历史与生命进程的所有符号。

今天,走进呼伦贝尔的人们,多以审美的目光,来观赏这里的山川风物与民族风情。而2000多年前,拓跋鲜卑从密林深处的嘎仙洞迁徙到这一大草原,则完全是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壮大。

人类的先祖,在一个地方留下的物体或痕迹,常会成为今人解读这一方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向导。从呼伦贝尔草原上发掘出的大批的墓葬和文物可以印证,拓跋鲜卑大约是在公元前50至5年,迁来这一大草原的。在那近200年的时光里,拓跋鲜卑渐次完成了从狩猎民族到游牧民族的转换。

因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,在入主中原前,拓跋氏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,全靠代代严谨的口传心

授。他们当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生活境况,史少记载。但我们仍可调动丰富的想象力,去再现他们的部分生存场景。

逐水草而牧、大量繁殖的马、牛、羊,其肉其皮其毛其乳,可使鲜卑衣食有着。那饱食百草的壮牛和常啃野韭的肥羊,被宰杀、炙烤后,会让鲜卑人吃得两腮鼓鼓,口角生香;那鲜美的牛乳、羊奶和浓稠的奶酪,能让拓跋孩童胖嘟嘟的脸庞吹弹可破,也能使鲜卑汉子脸泛红光;那湖泊河流中捕捉不尽的活鱼跳虾,强化着一个民族的体魄与智慧;那与中原通商换得的美酒及自酿的马奶酒和野果酒,勃发着一个民族的剽悍与豪气;那大泽中天鹅与丹顶鹤的仙子般的情影,岁岁会给他们带来美的惊喜;白云下百鸟的合鸣,是上苍送给他们的天外音响;草原上的百花,可让拓跋少女任意编织戴在头上的花环;大雪后的大原野,则又是鲜卑少年强身习武的大教场……

从有“森林之舟”美誉的驯鹿的脊背,骗上蒙古马的雕花马鞍,是拓跋鲜卑走向历史大舞台的最关键的跨越。

在世界文明史上,人类对马的征服,是一次最高贵的征服。历史跨上马背,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跨越,马也成了冷兵器时代速度的象征。

蒙古马是大自然的杰作。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中曾这样深情地赞美它:“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快,像火花似的闪耀,气势磅礴……把那公牛和大象吓得心惊胆战。人们一看那漫天的红尘,就知道是阿兰扎尔神驹来临。”蒙古马体格虽小,但头大颈短,体魄强健,胸鬃鬃长,皮厚毛粗,耐寒,耐劳,耐热,站着便能入睡。它虽有着扬蹄能击碎狐狼脑壳的凶悍,但对主人却俯首帖耳,忠心耿耿。成吉思汗曾把战马训练得“千马为群,寂无嘶鸣,下马不用系控,亦不走逸”。呼伦贝尔经过改良的蒙古马——三河马,至今仍是唯一可与欧美马争雄的国产马。上世纪30年代,三河马曾在上海国际赛马大会上,以最快的速度,力挫群雄,拔得头筹。

追求新颖、渴望舒适、期盼富有,是人类通有的情愫。拓跋鲜卑经过7代人的养精蓄锐,势力已空前壮大。当首领们觉察到自己那夏闷冬寒的流动毡房,怎么也比不上中原雕梁画栋的殿堂和向阳敞亮的茅舍时;当他们看到自己那用灰褐色粗糙的兽皮制成的衣物,怎么也比不上中原绸缎的光鲜亮丽时;当他们觉得自己那用桦皮制作和泥土烧制的器皿,怎么也比不上

汉人的金杯银盏和木制漆器精美讲究时;当他们感到毡房外夜间的狐鸣狼嚎,更不能与中原之华堂里、戏台上的丝竹笙歌同日而语时……焉能不怦然心动,见异思迁,图谋中原!

于是,拓跋鲜卑人一路西迁南下,历经九难八阻,历时100余载,先吉林,而赤峰,而乌兰察布,而包头……当拓跋首领子微定都盛乐(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)时,其所部已“控弦骑士达20余万”,初步具备了与北方其他游牧部落争雄的能力。

于是,拓跋鲜卑人以呼伦贝尔大草原赋予的大视野,带着大兴安岭森林的充沛元气,带着呼伦湖候鸟迁徙时的颖异,带着碧草百花一样的灵性,也带着草原狐的狡黠、大漠狼的凶狠,跨上纵鬃扬尾的蒙古马,去不断进行力的征服,美的创造!

3 呼伦贝尔,是一片何等神奇、神秘而神圣的土地啊!它既是马背民族的主要诞生地,也是游牧文化的重要输出地。

这里曾走出契丹族。契丹建立的大辽国,其疆域面积是北宋的一倍。它与北魏王朝一样,胡风汉制,在中国的经济史、文化史上,也留下了一道瑰丽的风景。

这里曾走出女真族。女真人曾龙腾虎踔,掌控过大半个中国。在无情冲击腐朽南宋王朝的同时,女真人也十分注重用汉文化的儒雅,去填补本民族剽悍心灵的露缝。当时的金朝,上至帝妃,下至百官,以赋诗填词为尚。海陵王曾吟出“大柄若在手,清风满天下”,“提兵百万西湖侧,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的豪迈诗句。金章宗和李妃于琼华岛并坐赏月时,竟也玩起汉人联对、组字的游戏,章宗口占“二人土上坐”,李妃即刻对以“孤月日边明”。章宗用两个“人”于“土”上组成“坐”字;李妃以“月”比己,以“日”喻帝,用日、月结成“明”字……

这里诞生了有着谜一样色彩的英雄的蒙古族。呼伦湖周边的敖包山、马蹄坑、脚印湖、拴马柱、石马群、苍狼白鹿岛之自然景观,无不与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——成吉思汗,联接在一起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,正是以呼伦贝尔为大后方,率领着他的蒙古大军,挥动着“上帝之鞭”,像一道道闪电,似一阵阵狂飙,掠过贝加尔湖,掠过叶尼塞河,直达里海;他的马队,长啸于天山脚下,帕米尔高原;他的马队,丈量过外兴安岭的山山水水,也丈量过云南边陲的岭岭峰峰,并与南海一起高歌……当时的元朝,是世界上疆域最大

的国家。这梦幻般的谜题,曾令整个世界骇异、费解和太息。蒙古族在打开亚欧文化通道的同时,也创造了本民族的灿烂文化。长达10万行的蒙古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、卷帙浩繁的《蒙古秘史》,早已被世界众多国家翻译出版。研讨这两部巨制,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性学科……

蒙古族为中华民族定都北京,举行了奠基礼。今北京北海的团城内,有一元初用整块大玉石雕成的“湊山大玉海”,至今它仍睁着巨大的玉一样眼睛,用公正、诚实的目光,见证着一座伟大城市是怎样在荒野里诞生,于泥淖里分娩……

满族的前身是从这里走出的女真人。满族创建的大清国也曾创造出和盛唐“贞观之治”一样民富国强的“康乾盛世”。清朝鼎盛时的国土面积为1380余万平方公里,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……

上世纪30至80年代,在内蒙古赤峰、辽河流域,不断发现的“红山文化”,震惊了中外。蛇形原龙、鹿形原龙、马形原龙,猪形玉龙的出土,宗教礼仪性的大规模的建筑群“积石冢、神女庙、石祭坛”的显现,一再确证,北国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民族,同出一脉,同为炎黄子孙,同是龙的传人。

文化同世间的万物万有一样,也会有着诞生、发展、衰退乃至消逝的过程。古埃及、古希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等原生态的“母文化”,同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古老,一样著名,后均因外族的占领和外族文化的侵蚀,渐次消亡了。中华文明何以历5000年而不衰,在呼伦贝尔这片古老的游牧文化的输出地,在当今这片仍有着43个民族居住的圣土上,我们似乎能找到某些答案。

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,讲究仁爱和平,追求综合包容,是其优势;但也打有安土重居、封闭自守的农耕文明的烙印。正是因为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,才使得历史上的马背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心向往之。然而,正如近亲婚姻,“其生不蕃”一样,单一的文化是不会有强大发展动力的。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刺激、掺和与交糅,才能在互补中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历史上,马背民族对汉民族的一次次冲击,只会像磨剑石一样,磨去的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惰性,而其剑体愈发显得光华四射。

正是56个民族文化差异的相互砥砺,才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谱! ●

(责任编辑:王锦慧)